

未来小说

我是克隆人

[德] 夏洛特·克纳 著

王泰智 沈惠珠 译



不是科幻的变种
不是哗众取宠的杜撰
是一种伴随着数字化生存
应运而生的全新的小说样式
小说中的故事
也许就会发生在你我他
即将面临的生活之中

本书荣获德国优秀少年文学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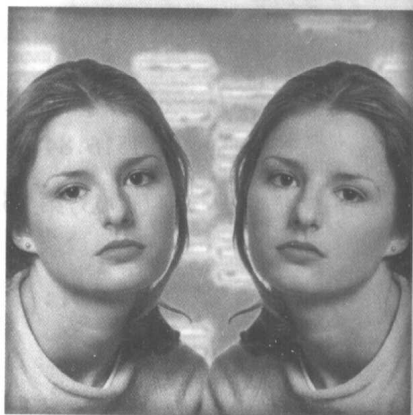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· 未来小说 ·

我们是克隆人

[德] 夏洛特·克纳 著

王泰智 沈惠珠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2-5693 号

CHARLOTTE KERNER

BLUEPRINT

©1999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, Programm Beltz & Gelberg, Weinheim
中文简体字版由德国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代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克隆人/(德)夏洛特·克纳(Kerner, C.)著;王泰智,
沈惠珠译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7

(未来小说)

ISBN 7-02-004277-5

I. 我… II. ①克…②王…③沈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德国 - 当代 IV.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1565 号

责任编辑:王瑞琴 责任印制:李 博

我是克隆人

Woshi Kelong Ren

[德]夏洛特·克纳 著

王泰智 沈惠珠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8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

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02-004277-5/I·3245

定价:16.00 元

未来小说——

不是科幻的变种

不是哗众取宠的杜撰

是一种伴随着数字化生存

应运而生的全新的小说样式

小说中的故事

也许就会发生在你我他

即将面临的生活之中

动物饲养者一般都知道，他想让动物干什么。
但我们是否也知道，我们想让人干什么吗？

——哲学家汉斯·约纳斯

目 次

蓝图	1
序幕	
双重女神	3
零年	
和谐	26
童年之一	
二重奏	55
童年之二	
分歧	76
青年时代之一	
较量	92
青年时代之二	
双重生活	112
第二个零年	
孤独的波吕丢刻斯	136
十年以后	
自我克隆	144
尾声	
作者后记	147
科学能够做什么	150
未来之梦	

蓝图

序幕

伊丽丝是无情的，她也不能指望我对她有义。我只不过是步她的后尘而已。

假如我把记忆和思想全部取出来，重新组合自己，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克隆。二十二年后的今天，我将再把自己造就一次。因为我是生还者，我在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：我们的终结和我们的开始；她的终结和我的克隆开始。

两周前，我的孪生母亲死了，我和往常一样，坐到了我们的黑色三角钢琴前面。我小时候，总觉得它硕大无比。我满七岁的时候，我们为它起名叫“黑先生”，伊丽丝开始允许我在上面弹奏。当时我满怀骄傲的心情，抚摩着它那黑亮的木质琴盖和那些白色的和黑色的琴键。

可是现在我将永远不再去敲击它们。琴盖将永远关闭，就像是伊丽丝躺卧的那口棺材。

在“黑先生”的盖子上，还散乱地放着空白的乐谱纸。我不想在那些黑线上面再描画音符，也不想再作曲。我只是在上面写着字母和词句。





我是克隆人

我想知道，坐在三角钢琴前面的这个人，到底是谁？！

还有，我并不喜欢克隆这个字眼，因为它现在已经被用俗了也被取笑够了。我更愿意使用蓝图这个概念。蓝图是一种不需要通过底片而取得的拷贝，只是在白色的底纸上晒出的蓝色的线条

蓝色一向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当然也是她的，那个把自己看成是女神的狂妄的女人。在我被做出来和诞生的那个零年，我的故事就开始了——我想把这个故事和我自己都称之为“蓝图”，或者“我是克隆人”。

双重女神

零年



双重女神
——
零年

当伊丽丝第一次想到我的时候，她肯定很孤独和绝望，就像她离开我以后，我的感受一样。所以，我现在感觉距离她很近，近得使我心痛。如果一个人生了病，孤独就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我们两个人都知道。她当时患了多发性硬化症，而我今天患的是心病。

我是第一例克隆人，而且是第一例长大了又活下来的克隆人，这些，人们当然是察觉不到的。从外表上看，我完全和正常人一样，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和每一个单胞胎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恐怖却隐藏在内心之中，而看不见的恐怖，却总是最可怕的。在黑暗中恐惧的人，有时会大声唱歌的。

我想写出来的，绝对只是我生活中的我自己的故事：丝丽伊的故事。我要尽力把真相写出来。然而，什么又是真相呢？

所谓真相，就是伊丽丝给我讲过的，我的医学“父亲”，当我后来见到他并和他交谈时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回答。

所谓真相，当然首先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事情。所以，不要指望这是一部正常的传记。因为，所谓真相，也是我作为伊





我是克隆人

丽丝的克隆，作为她的孪生妹妹，在这些事实的背后所感受的东西。由于我们一直是同一颗心和同一个灵魂——或许现在仍然如此，所以我很容易进入伊丽丝的身体和大脑中去。作为她的克隆，我可以是伊丽丝，也可以是丝丽伊，或者同时是两个人。有时，我干脆跳出来，成为一个局外的第三者，去讲述伊丽丝和丝丽伊的故事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像一个科学家那样，在实验室蓝色的冷光中观察他的实验对象，观察我，观察她，观察我们。

伊丽丝刚刚三十岁的时候，她的视神经第二次发炎，从而也就埋葬了她的最后希望。毋庸置疑：她患了多发性硬化症，通过各种医学检查得到了验证。

伊丽丝详细了解了这种病症的含义。塞林家族的人一向是很执著的，总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否则她也不会当场就晕了过去！残酷的统计资料表明：在十年之内，这个病症就可能发作。一再出现炎症，就像是电缆上不断出现小小的短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身体中的神经胶质和神经纤维将受到损坏，最终使她瘫痪、失明或者精神失常。不论这个过程如何——轻微、严重或者恶劣——都将意味着这位著名的女钢琴家伊丽丝·塞林的无法阻挡的陨落。

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零年的前一个夏天，她第二次视神经发炎，她的视野中出现了左右两条暗壁，就像是一条黑色的胡同，一直通向深渊。伊丽丝在她的梦里，已经看到了那个黑洞，那是一条不归之路。但她不会掉进去，她发誓要把一个“不”字敲入琴键，直敲得她手指发痛。

多发性硬化症的确诊，把她从正常的世界里抛了出来，也使她变得倔强和执拗。她不想屈服于这个命运。她不会屈服！绝不！夜里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诅咒着她那不争气的身

体。“为什么偏偏是我！”她喊道。

她的前程，她的艺术，她的作品，从来就是她的一切。但现在，突然一切都没有了。她突然对她没有孩子感到悲哀。没有人能够把她的才华和学识发扬下去。没有人会成为她的传人。没有人是她的最爱，没有人能够使她的生命延续下去。伊丽丝从来没有想到，她会如此的孤独。在这深重的绝望之中，过去被她嘲笑为低级生殖本能的各种感情一起向她袭来。

就在这绝望的时刻，她偶然在一篇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加拿大蒙特利尔“生殖医学和生物工程中心”的莫蒂默·G.费希尔教授的报道。如果不是现在，她肯定会对这类的文章不予理会或最多扫上一眼，然后就会很快忘记。但现在她所看到的，却像闪电一样使她为之一震：这位英国籍科学家对克隆哺乳动物有了重大的进展，他终于在基因中找到了长期寻找的生命之钟的开关，现在他可以准确地把它“启动”。伊丽丝反复阅读着这篇文章，她终于知道，为了改变命运，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了。

只是在你感觉不好的时候，伊丽丝，你才渴望要一个孩子。你想用一个新的生命，应对那个旧的病态的生命。只是出于愤怒！因为你不相信一个人会消逝。你想在别人的身体里继续活下去，或者说得到永生！只有在绝望中，一个人才能产生这样极端的愿望。

在你阅读有关科学家费希尔教授的文章时，你第一次想到了我——你的克隆女儿，而且这一想法使你无法摆脱。它使你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目标：那就是我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你的再现。伊丽丝·塞林的第一版和第二版。亲爱的读者，您跟得上我的叙述吗？

我的未来的母亲并没有超越时空，她的行为合乎时代要求。因为我们这些克隆人正走在旅途之中。单亲家庭，从生育那一





我是克隆人

刻开始，就已经列入了社会的日程。不论男人还是女人，终于可以完全不依赖另一个性别。处男和处女可以生育了——多么了不起的进步！这是走向未来的一步。但要当心！它有摔倒的危险，摔得发青，青得就像蓝图，BLUE LIKE A BLUEPRINT。

伊丽丝的行动很迅速。她让她的经纪人托马斯·韦伯，通知蒙特利尔音乐会组织者，说她在下个月意外地有了一段空闲时间，问一下，是否有兴趣在短期内为她安排一场音乐会。对方回答得很痛快，决定在十月进行安排。于是，伊丽丝给费希尔教授寄去两张音乐会入场券，第三排中间，估计他是已婚。同时寄去的一封信中，她请求在演出的次日对他进行紧急拜访。不久，费希尔教授回信确认了见面的时间。

以后的六个星期，过得非常慢，然后，伊丽丝·塞林终于站到了蒙特利尔的舞台上。她的目光在观众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那位教授。他的面孔，她已经在报纸上熟悉。音乐会结束，在最后一次谢幕时，两个人的目光相交，相互点头致意。

从那个时期的一张新闻照片上，可以看到我母亲的样子，这时她在思想里已经怀上了我。我很喜欢这张照片，因为它对她，对我，对我们是如此地具有典型性——非常典型：她的脸偏圆，但并不柔和，看起来极具魅力和智慧，高高的额头和果敢而好胜的下巴。蓝灰色的大眼睛，严厉得让人同她保持距离，即使微笑的时候也是如此。并不卷曲的半长的烫发，覆盖在额头上。从头上看去，有些纷乱和不顺，使她看起来像是一个执拗而顽皮的孩子。弯弯的嘴唇很美，但不笑的时候，显得有些狭窄，看起来像是紧闭着一样。照片上显示的笑容，有些勉强，而且显示出些微的傲慢。

我今天长得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过年轻几岁。但二十岁刚过

和三十岁刚过的人，在照片上看，区别是不太大的。现在，我把生活的进程挂上倒挡：把照片撕裂，咬成碎片，咽下去。把母亲吃到女儿肚子里！但当时的情况却正好相反。

取得巨大成功的音乐会之后的第二天，伊丽丝·塞林坐在了莫蒂默·G.费希尔的对面。这位医生的办公室位于REPRO（这是他的生殖诊所在这个城市的简称）大厦的最高层。从办公室的窗子可以看到罗亚尔山峰。树木已经抛下了五彩缤纷的落叶。这就是零年前的一个秋天。

教授首先感谢她的邀请，并赞扬了伊丽丝：“在音乐会的前半部分，您对您喜爱的作曲家莫扎特确实做了全新的诠释。但给我印象更深的却是您自己的作品，”他说，“特别是标有我总是记不住的印度名字的组曲。鲜明的结构，五首小提琴、大管、低音提琴和双簧管以及最后的所有乐器的汇合。这很合我的口味。”

“这首曲子的标题是‘萨蒂亚’，意思是礼仪和规则。”她解释说，“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要遵循规则的，它们可以是神秘的、宇宙的或者数学的。即使我的音乐也不仅仅来源于纯粹音响的世界。我同样要关注这些规则，从而出现了新的表达方式。您在科研中也是如此，您发现了新的关联，并进入了全新的领域。您甚至揭开了世界上最小的细胞核的秘密。伟大的科学家，常常也是优秀的音乐家，或至少是音乐爱好者。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的东西。我听说，您也弹得一手好钢琴。而我差一点儿就学了数学和物理——请您不要见笑，上学的时候，我就想当居里夫人第二。所以，我对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事情，始终抱有很大的兴趣。”

教授大约四十多岁，比想象的要英俊得多。不太高，但很健壮，戴着一副时尚的但却不过分的小框镍质眼镜。看来，他





我是克隆人

肯定不只是阅读科学书籍。

同样，莫蒂默·G.费希尔对他的客人也产生了好感，特别是她那活泼的声音和果断的目光。他向前倾着身子，看来是不经意的，但实际是有意地把手放到了对方的胳膊上，问道：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，塞林夫人？您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？”

伊丽丝向费希尔教授讲述了她的两次视神经发炎。“我现在看东西并不那么清楚，但我已经习惯了。每当我照谱演奏或者作曲时，我就从右边或左边看一眼那些点点，现在看起来效果还不错……但我清楚地知道，有什么在等待着我。我经过了多方了解，而且多发性硬化症的确诊也没有疑问。如果运气好，我或许还能有几年的好日子过，可是然后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教授脸上出现了真诚的惊讶，这是她意料之中的，她及时地抓住了对方惊讶的瞬间，问道：“您愿意帮助我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费希尔没有想到，但他没有让自己的犹豫表现出来。医生所特有的平静声音使他保持同患者的距离，以便也能使自己镇定下来：“可是，塞林夫人，您和我一样知道，对付这种病症，既没有特效药，也没有基因疗法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但您还是能够帮助我……”在这里，伊丽丝停顿了片刻。

停顿是非常重要的。伊丽丝不仅善于在作曲时安排休止符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善于安排有效的停顿。停顿作为空间，可以提高紧张程度。停顿在准备新的高潮。

费希尔不知道，这位大钢琴家对他有什么要求。

“我还能做什么其他人尚未尝试过的事情呢？”他不解地问道。

这时伊丽丝·塞林再把她的心事说出来，似乎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。

“请克隆我。”伊丽丝的要求比她的问题要沉重得多。



“请克隆我。”伊丽丝的要求比她的问题要沉重得多。



我是克隆人

让一个成年人再次复活！这种想法费希尔是很熟悉的。找到第一批人敢于这样做，这常常是他的梦想。现在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只还需要几十个克隆的卵子。他的方法已使克隆更有把握，而且也更容易突破陈旧的不许进行人类克隆的禁令！

“可是，我迄今还只是在克隆老鼠和牛时采用了这个新方法。”费希尔尽量保持镇静。这个苍白的借口，他只是用来争取时间，而且他也知道，这是如何没有说服力。

伊丽丝几乎是居高临下地笑了。“我知道，现在您就拿我做实验，”她回答说，“一个自愿的雌性的人类。哺乳动物终究是哺乳动物。我不会失去什么，但可以赢得一切。这对您也是一样。如果您克隆我，您就站到了万无一失的境地。我也可以向您保证，我并不反对这件事情公开进行。公开亮相，我是很习惯的。而且最终也不会有人反对我们或者反对克隆的……这一点，您和我一样明白。”

不，你不是一个常人，而是一个特殊的人。人人都贪婪着什么特殊的東西，都渴望着自己能够出人头地。

谁会反对出现第二个毕加索^①和第二个莫扎特^②呢？谁又反对第二个克拉拉·舒曼^③和第二个法妮·亨塞尔·门德尔松^④呢？

① 毕加索(1881-1973),西班牙著名现代艺术画家。

② 莫扎特(1756-1791),奥地利作曲家,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。

③ 克拉拉·舒曼(1819-1896),德国女钢琴家、作曲家,作曲家罗伯特·舒曼的妻子。

④ 法妮·亨塞尔·门德尔松(1805-1847),德国作曲家、钢琴家,著名作曲家费利克斯·门德尔松的长姐。

当然，你并不想和这些非常伟大的人物相比，但也不想成为一个平庸之辈。好极了！人们会这样欢呼。一个新的伊丽丝·塞林，这至少是值得的。因为，花费这么大的代价，谁会喜欢看到愚蠢的大路货呢？

你就是这样诱惑和勾引了他。

伦理上的顾虑，你们不会有。还有什么伦理呢？一个孩子的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从一开始就具备良好的遗传基因，而且完全排除了基因赌博，排除了任何偶然性。不会出现空白彩票的，绝对是全赢！请您动手吧！这很有说服力，克隆父母的愿望肯定会得到满足。

但克隆子女的愿望却很少有人关心，是啊，你们两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一族的情感呢？我们当时还不存在，还没有出现在世界上，只不过是纯粹的幻影，病态的头脑产物，权势的梦想而已。

费希尔曾考虑过，是否有一个足够坚强的人让他进行克隆。而现在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站在他的面前，确实自愿地让他克隆自己。这是一个具备足够自信的人，是一个理想的克隆母体。那么，他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这个女人说出了她内心的隐秘和愿望，而且决心已下。

这种感觉，费希尔是很熟悉的，深沉的信念和牢靠的知识，这是必须具备的。就凭这一点，事情就已经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踏出了第一步，即使所有其他的人都反对，都把自己看成是狂人。这种感觉，在他的工作中也常常出现，而且从来没有欺骗过他。当他发现了胚胎生命之钟的基因开关，并在一只哺乳动物身上第一次启动时，也是如此。伊丽丝·塞林现在站在这里，这就是命运。他们是必然要相遇的。

经过了紧张的沉默之后，费希尔问：“您不想租用代理母亲

